

◎鸳湖闲谈

重建烟雨楼的两次争论

N徐志平

嘉兴南湖自唐朝起逐渐成为风景名胜。由于嘉兴远离中原,唐代“安史之乱”后的动荡破坏并没有影响到嘉兴。相反,相对安定的环境和嘉兴作为江南粮食水稻生产的基地,以及大运河的贯通,使得嘉兴的区位优势得到进一步发展。到了五代时,这里成为吴越国的属地。吴越国君钱镠的第四个儿子钱元璪任中吴节度使,嘉兴正属他的管辖领地,他在南湖边建造了台榭楼阁,以招待宾客,当然也为了自己来临时居住。当时此楼还没有“烟雨楼”的命名。楼台经北宋,在金兵南侵时被毁,后来礼部尚书王希吕大约于南宋中期在遗址重建。在南宋中后期的诗人诗歌中,就有了烟雨楼的记载,可知南宋时已经有了此名。可惜在蒙古兵进攻南宋的战火中,烟雨楼被毁。直到两百多年后的明朝中期嘉靖年间,随着嘉兴一带经济的恢复发展,知府赵瀛于嘉靖二十五年(1546)疏浚城河,并将挖掘出来的淤泥,在南湖中堆成一小岛。他决定重新恢复已毁弃很久的烟雨楼,在湖心岛上重建。为此他专门请当时的国史修撰、状元李春芳(江苏兴化人)和本地人退休官员范言各写了一篇《重建烟雨楼记》。从这两篇记中可以看出,当时是否重修兴建烟雨楼有不同意见,赵瀛自己也担心有人批评他为贪图游乐,于是他考虑再三,又反复征询属下、父老,在得到他们的肯定后才兴建,而此时,他已得到上调山西的任命,为此延留了两个月,等到建成才去山西上任。

李春芳的文章首先简介烟雨楼的历史和重新修建的背景,文章的重点是提出烟雨楼“不可不复”的三点理由:首先从嘉兴的地

理位置和环境特点说起,南湖与烟雨楼是“宇内一大观”,景色奇特,尤其是烟雨空蒙、天地朦胧之景,更是绝无仅有的壮观。不修复它,将失去一重要景观,殊为可惜,也与此重要城邦不相匹配;其次,从嘉兴一带政治清平、社会安定、坏人匿迹、百姓安居的局面说起。太平岁月,这样的景观更能使人陶醉其中,尽情享受,为民之“父母”(长官)应顺应民心,恢复景观。如果社会动乱,坏人当道,百姓受穷,还有心思去欣赏美景吗?即使登楼,看到烟雨迷蒙,反而增加悲伤。所以,值此太平景象,烟雨楼景观“不可以不复也”,它是社会稳定、政通人和的象征和标志;最后从“烟雨楼”名称说起,烟雨乃大自然云气所凝结而成,云气化而为雨,按时而降,滋润万物。如不按时,或多或少,或旱或涝,则给百姓带来痛苦。为官治民之道,也是如此。顺应民心,按道而行,百姓安定;不顺应民心,违背为民之道,会给百姓带来痛苦。希望登楼者能明白太守造楼的良苦用心。说明太守造楼的用心,让登楼者从中领悟为民之道:顺应民心,关心百姓。

范言则从儒家“与民同乐”的政治理想着手,对比以前,说明赵瀛重新建造此楼的目的。南湖汇聚了西北天目山溪水,水碧湖深,波浪翻滚,成为当地的名胜。五代吴越国君钱镠占据此地,南宋王朝偏安南方,曾经在湖边建造层楼,以供游览之用。他们为了自己享用,不惜与湖水鸟和湖中鱼鳖争夺,费尽心计。而如今赵瀛恢复此美景,是顺应了嘉兴文人、百姓的愿望。登楼所见烟雨朦胧的奇景,随着朝代更迭,已经沦没近三百年了,文人墨客常常叨念烟雨楼种种奇观。在南湖中驾舟游览,登临烟雨楼眺望,

能给人以极大的美的享受,天上大雁与彩虹同现,湖面渔夫与采莲女共歌。而官员只要心中记挂百姓疾苦,牢记我家祖先范仲淹训诫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与民同忧乐,何尝不可呢?

赵瀛重修烟雨楼后的百年中,烟雨楼成为嘉兴一大景点,以致明末文人张岱戏谑说“嘉兴人开口烟雨楼,天下笑之”,然而他也承认“然烟雨楼故自佳”。至明末吴昌时在南湖边建勺园、在湖中观烟雨楼演戏,更把南湖的美景渲染到极点。但清初的战火使烟雨楼又遭破坏,直至乾隆南巡时才恢复。至清末太平天国起义,烟雨楼又毁于战火。平定太平天国起义后,当时任嘉兴知府的许瑶光面临一片经济萧条、城市废墟的烂摊子,他在重视恢复生产和社会治安的同时,恢复府学、县学及书院教育,有感于南湖和烟雨楼的被毁,又开始着手修复景点,栽桃李于湖堤,点缀南湖景色。当许瑶光兴建这些文化风景项目时,曾遭到一些人的不理解,认为当时经战争破坏,百废待兴,不应先搞这些文化建设,讽刺他这样做是为了博取“风雅”之名。对此,许瑶光作《八咏亭成,有人题云太守何庸博雅名,作此解嘲》诗回答,表明自己这样做的目的,不是为了博取“名声”,一是为了“润色河山”,使嘉兴南湖变得更加美丽,而更重要的是,使南湖的历史文化能传承下去,不因为战乱荒废而使之消失失传。要像孔子循循善诱教导弟子一样,使古老的南湖文化发挥教化作用。还提及,“这样做比那些偷懒贪闲的官吏来说,总算还做了些事吧。”

今天,我们都明白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道理,但是自古至今,围绕这一问题,曾有过不少的争论。

◎嘉兴风物

金秋采红菱

N胡永良

每到秋季,金风习习,正是红菱开花、成熟、收获的季节。

红菱是一种一年生浮水水生植物的果实,故又称水红菱。红菱的产地,主要分布于江南一带。自古以来,吾乡海盐亦盛产红菱,其中尤以“浦漾红菱”著名。清道光三十年(1850)《澉水新志》记载,“菱四角,呈红色,产通元镇鲍郎浦(即今之浦漾)。”该志还记载了一首流传至今的《浦漾渔歌》,“广浦成渔渚,渔家乐若何。郎君支屋住,欸乃扣舷歌。夜冷攀红菱,天晴晒绿蓑。长桥足清听,乘月几回过。”其序云,“浦漾广阔,长桥十二洞,约三丈余,渔舟骈集,在通元镇之南。”

旧时,一俟入秋,在通元浦漾一带的河湖浜溇等菱荡水面上,就会看见荡漾着一只只圆形菱桶,桶内坐着一位姑娘或少妇(也有个别男子),一双双巧手在层层叠叠的菱叶丛中采摘菱角,时而菱歌阵阵,时而笑语声声。不多久,那四角尖翘、通体粉红的菱角就盛满菱桶。靠到岸边,采菱人上了岸,在菱桶中放上水,顷刻间,部分红菱浮到水面,一部分红菱沉在桶底。浮在上面的是嫩菱,又叫鲜菱;沉在下面的是老菱,又称鲜老菱。

大嫂、大妈们把鲜菱盛在竹篮里,提着到集市上或大路旁高声吆喝叫卖,“鲜菱要吗?刚采下来的鲜菱哎——”小弟大哥、父亲叔伯们则把沉在桶底的老菱拿到家中,放在土灶铁锅里煮熟(烧煮时镬底要倒扣一只瓷碗,以防把菱烧焦),趁热盛到木桶中,用一块大小适中的专制小棉絮被捂实,然后拿到集镇上大声叫卖起来,“卖老菱嘍,刚刚出镬的热老菱,百热沸烫哎——”

说起红菱,当地人都津津乐道。红菱肉雪白如凝脂,其中,鲜菱又脆又嫩,爽口汁甜;熟老菱质糯味香,特别是刚出镬的热老菱,尝一口则欲罢不能,正如海盐俗语所说,“老菱毛豆结(荚),吃是(了)勿肯歇。”生老菱也可生食,但是其味道要比生鲜菱差一些。

红菱营养也很丰富,含有大量淀粉、糖分,少量蛋白质、脂肪,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。红菱既可当果品生食,又可作家常菜肴,还有药用、保健价值。据医学实践证明,四角菱还有预防癌症效用。红菱剥去壳后

的菱肉可做成多道美味的家常菜。如鲜菱肉可与豆腐、生粉烹任成“菱肉豆腐羹”,可与胡葱或嫩毛豆子清炒,也可与肉丝清炒,等等;老菱肉可与猪肉或牛肉一起红烧,其味胜似“栗子红烧肉”;熟老菱则既可作美味零食充饥,又可作佐酒佳肴……但是千万要注意一点,剥去菱壳的菱肉,无论是生食还是烹调菜肴,都要去除包裹菱肉的那层薄衣,否则有涩味,带壳的熟老菱则例外。

种养红菱既简单又有讲究。放养的湖、河、浜底须有一定的淤泥,第一年清明前将种菱抛撒在河荡里就会生根发芽(第二年如不换地方的话,一般不必下种菱,因为红菱成熟后有的就会脱蒂沉落在淤泥中自然成种了),六十天左右,菱苗浮露水面,农历六月末七月初,菱花逐渐绽放,立秋后开始结果(生菱),八月中秋节前即可开采菱角,九月重阳时已是采菱旺季。红菱不用施肥,它的根系吮吸淤泥中的养分,长长的主茎吮吸

水中营养。平时只须用草绳、水草(俗称“羊管草”或“空心草”)扎成长箍把菱荡团团围住,并用竹子(俗称菱扞竹)插扞入河底固定成桩,以防风吹船过把菱荡搅乱飘散。

20世纪70年代始,因河港内船只越来越多,尤其是机动船的增多增大,对种养、采摘红菱等方面带来诸多不利因素,市面上遂逐渐难觅红菱的踪影了。进入21世纪后,养、采、卖、食红菱的风景再现。其实,红菱既是吾乡美食特产,又能改善水质,还有绿化、装点河网水道等作用,具有诸多的开发利用价值。

如今,如果您在采菱季节到海盐通元镇转一转,逛逛街头的早晚市集,就又可品尝到红菱的那种特色美味。红菱之美,正如明代海盐著名诗人朱朴在《采菱词》中说的那样:“采菱南塘下,水深菱叶稀。菱花比妆镜,菱叶比罗衣。轻风漾楫去,落日唱歌归。无情两白鸟,来往趁船飞。”

◎南湖诗情

新嘉禾百咏二首

N诸葛卫

芦席汇

三汇曾喧千贾舟,唯余芦席枕寒流。
风梳金柳秀桥侧,一脉运河今古浮。

城市电车

徐行稳卧轨槽中,长街十里亦称雄。
清晨诵作川流曲,天地夕阳各半红。

立夏临安山居

N金国林

日永林深一径微,临安岁月趁斜晖。
双双乳燕翔山谷,簇簇新篁列竹扉。
正是雨收溪水急,最宜风软野花飞。
忽然茶里榆钱落,令我堪怜夏已归。

◎嘉禾街巷

禾城老街述往(二十一)

N张进喜

走向高考

1977年金秋,我在栅堰这条路上走得更勤了。那时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向世人宣布:恢复高考。此时,高考已中断了十一年。听到这个消息,多少人为之欣喜若狂。然而多年积压,一朝迸发,高考的路何其狭窄,真可谓“千军万马挤独木桥”。由于报考人数实在太多,因而先进行初试。初试只考语文和数学。此时,我才后悔读书时没好好用力,毕业后又把课本一股脑儿卖给了建国路上的废品收购店。我想,语文没有书本,只能吃老本了,好在我初中、高中班主任都是语文老师,自己也喜欢写写弄弄。数学也就顺其自然,欣慰的是我初试顺利过关。

初战告捷,让我松了一口气,接下去要迎接全省的政治、语文、数学和史地的统考。令我苦恼和焦虑的是,手头没有一套完整的复习资料,哪怕一本语文书也好。回城向同学借,走遍大街小巷,大家都在埋头看书,城里的应届生在复习,农村的知青也在迎考,谁会借给你呢?在手上翻来翻去的就是从母校弄到的几张薄薄的彩色宣传用纸,似乎还是“文革”时期写大字报用的,内容是少得可怜的历史地理题目,还要拿到乡下在晚上看,不能影响第二天的出工。如果整天待在城里,万一考不上,年底收入怎么办?我在乡下四年,没向父亲伸过要一分钱的手,或者说,父亲没给过我一分钱,倒挂拿什么去填补这个窟窿!我倒不怕挑灯熬夜,停电点蜡烛也可以解决,最大的困难就是借不到课本。

书啊,书。人们在翻箱倒柜地找,就差掘地三尺。当时,中国人似乎发了疯一样地在抢购复习教材,寻找迎考资料,新华书店也迎来了最辉煌的年代,人们在这里挤破了头。这样的临阵磨枪,结果可想而知,第一次有机会高考却被挡在了校门之外。不过,没过几个月又迎来了第二次高考。这时,我加工厂也不做了,一心想考大学。好在关云大哥照顾我,让我和陶家爷爷在谷场上晒谷。把稻谷平摊在仓库前的水泥地上后,我就到隔壁生产队的林根家里收看电视,跟着电视里的老师复习数学。我们大队就他们生产队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,晚上搬到医疗站门口收看节目,白天就放在他家。

我还是像刚下乡时一样白天在田里劳动,晚上则苦苦复习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。有一次在城里吃过夜饭回乡下,走在栅堰的水泥路上,昏暗的路灯好像挤眉弄眼地望着我,城里借不到复习资料,人也提不起精神。走过殷家桥,抬头望去,农村的夜空黑茫茫一片,似乎星星也躲到云层里去了。乡间的泥路更是坑坑洼洼,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间小路上,前面的路越走越暗。回望城区夜空,灯火通明,亮得和白天一样,仿佛是另一个世界。“咕咕,咕咕”,竹园里不知什么鸟发出低沉而悲凄的叫声,让我在灰暗的夜色里更添心中的忧愁,只有农户泥坯墙窗户里透出的灯光隐约看出田间的小路。一边走一边想着借书的事,竟一脚踩在牛粪上,弄得鞋子、裤子脏兮兮的。走到村子,在小河边把鞋洗了,顾不得臭气,又投入到挑灯夜读之中。我只想想考上大学,能早点回城,不想再走这泥泞的乡间小道,也不想经过栅堰。后来我被嘉兴技校录取,此后很少再走这条通往九里汇的泥路。(待续)